

晚风·龙光塔

井的记忆

| 顾建虹 文 |

水是生命之源，生活离不开水。宜兴是水乡，在现代自来水供水前的时光里，宜兴遍地是井。

我的老家在宜兴东南部，靠近太湖。所在村子很大，分八个庄，据说早先是八个兄弟分家而繁衍开来的。我家在头庄，庄里有两口砖砌的大水井，一口正好在我爷爷家后门口。这口井，井沿用整块很大的红石打磨而成，井台用厚厚的青石板铺就，足有一间屋大。井台边缘是麻条石砌的“檐”，高于青石板面。“檐”下凿有暗槽，利于向外排水。这样，在井台洗衣、洗菜后，废水不会渗入水井造成污染。井内水面有3米多深，内壁是用老青砖层层垒上来的，长满了毛茸茸的苔藓，四季常绿。

早晨或傍晚，村上挑水的、洗衣的、洗菜的，村民们相聚在这里，话语不断，笑声也不断。村里的孩童们有时也来井边打水仗、泼水玩，井边成了人们的嬉戏娱乐场。

那时候我很小，为了防止我失足落井，家里人吓唬我说：“井里有老

虎，小孩过去要被吃掉的！”可就算这样，我还是会围着井栏，偷偷望上一眼。黑咕隆咚的井底水影幢幢，很深，很大，心里既害怕又好奇，鼓足勇气大喊一声，幽幽回响，吓得赶紧逃走。

吊水井绝对是一门技术活：一只手绕着井绳，一只手倒拿着井桶，一扣下去。绳要及时拉，桶便一翻过来，里面就盛了小半桶水，然后轻轻左右一摆，水桶自然倾倒，再一拉一沉，水桶就灌满了清澈的井水，然后站稳脚跟，攥紧绳子，两手一上一下就把水桶提了上来。这说起来容易，但做起来却有点难。

197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，奶奶让堂哥打点井水上来洗碗，堂哥因为想着上学，就火急火燎地打水，结果水没打上来，井桶反而掉井里了。他拿了竹竿去打捞，许久都没捞上来，眼看上学要迟到，把竹竿一扔匆忙就走，奶奶只好自己去打捞。由于竹竿短，够不着，奶奶就跪在井边，把整个身体探进井里，结果突发脑溢血，晕

了过去。中午大家都上工，井边没人，等到有人发现已经晚了，奶奶就这样走了。那口井成了不吉利井，没人再使用，最后被填没。虽然填没，却而永远沉淀在我心里，隐隐有点痛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村几乎家家天井里有口井，我家院子里也打了一口。井是陶管井，用我们宜兴特有的陶管一节节叠起来。井桶也改良成底部有块活动皮片的铁皮桶，吊水时活动片被推翻，水从底口入桶，上提时活动片下合，盖住底孔，使用很方便。这口井在记忆里，还是凉西瓜的好去处。那时的暑假，我们常会在水桶里放一个西瓜沉到井里，睡一个午觉起来，就有冰冰凉凉的西瓜吃了。那沁人心脾的凉，至今都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

那时晚饭一般是粥，夏天，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回到家，喝一口薄喽喽的粥，搭一口自己腌的小菜，抿一口啤酒，或许就是劳动过后最惬意的放松方式。而这烧粥的任务，自然落到

我身上。用井水烧粥，不但稠而且香，与河水烧的粥不一样，这是村上小伙伴燕大教我的。她神秘地告诉我，我开始还不相信，第二天尝试，看到粥确实变成绿莹莹的，口感如她所说，内心的惊喜就像发明了新东西般自豪。

90年代，由于河水污染，井水又一次发挥重大作用。这时候大家都用皮管井了，我家又翻建了新屋，天井里自然也打了一口皮管井。皮管井井口是全封闭的，很安全。也不用水桶吊水，只要装上水泵上下压，井水就随着皮管自然流出来，更加方便了。后来有了自来水，井水用得少了，仅仅用于大物件的洗刷。井水的特点是越用水越活，不用就发臭。后来皮管井终于臭了，就废弃了。

每口井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口井都养育过我们。如今我住到城里，住进高楼，吃喝拉撒全靠自来水，但不忘没有自来水的过去，我们是靠井水养育的，这是一份情怀。

情趣·健康桥

绍兴逐“臭”

| 吴翼民 文 |

写下这个题目，感觉有点对不住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，但不这么写似也对不住绍兴的烟火风味，两相比较，觉得还是写，因为非如此不足以突出绍兴的特殊韵致。

“臭”又何妨？现在不是有“臭美”这词儿？“臭”何尝不美？

绍兴人在江南大有“泻水于平地，各自东西南北流”的活泼，我苏州的邻居和同学中就大有绍兴人在，一口独特韵味的绍兴话加上别致的饮食习惯，就凸现了其地方属性，绍兴人饮食习惯中的逐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

且到绍兴逐臭去！

鲁迅故居、祖居及沈园一带是游绍兴必去之地，我刚进入景区，便有既臭又香的油余臭豆腐味扑鼻而来。目之所及，半数游人一手托着小纸盒，一手撮着小牙签，小牙签上支有蘸着甜酱或辣酱的油炸臭豆腐，边走边有滋有味吞吃着，脸上无不洋溢着喜悦的神色。审视之，现炸臭豆腐的店铺确不少，间隔几步就是一家。现买现吃者多半是青年，又以女青年为多，穿着时髦的女孩面对臭豆腐完全卸却了矜持，也顾不得身上香水被手中“臭气”抵消，只管旁若无人大快朵颐也。女儿经不得诱惑也去买了一盒，我却觉得边走边吃有辱斯文，尤其在文豪鲁迅家门口，但那股臭中带香的味儿终于降伏了我，我就作速支一块放入口中，那一股特别的味儿直蹿喉窝，嚼下，外皮松脆、内囊肥腴，甜酱味咸鲜味交错滋

润味蕾，何等的爽口！便油然忆起了儿时吃臭豆腐的往昔……

那会儿的臭豆腐也是现炸现卖的，只不过是挑担兜售，与臭豆腐同人油镬炸售的还有粢饭糕，同是两分钱一块。粢饭糕是臭豆腐的数倍之大，因而家长总取粢饭糕而舍臭豆腐，粢饭糕用火夹沿对角线一裁两可供俩孩子当下昼的点心，臭豆腐一裁两好小，难以成就俩孩子的点心，所以我那时嘴里吃着稻草拴着的粢饭糕，眼睛则盯住油镬里扑腾而香味袅袅的臭豆腐，寻思何时也能独吃一块臭豆腐哩？臭豆腐难以尝到，因臭豆腐引出的谜语倒是猜着有趣，谜面就是“臭豆腐”，打仨古人名，谜底：闻臭（文丑）、黄盖、里白（李白），就油然想起“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”和“苦肉计黄盖挨打”的章节，比嚼臭豆腐更觉有味啦。

如果说鲁迅故居和沈园那儿有些“臭名远扬”，那么绍兴著名老街——仓桥直街简直是“臭气冲天”啦。为进一步逐臭品臭，我们全家选定在仓桥直街用晚餐，并一下选定了老街最中心的“孔乙己酒家”。且说绍兴的“咸亨酒店”在江南遍地开花，门前的雕塑就是穿长衫却寒碜的孔乙己，正给孩子们分发茴香豆，口头禅是“多乎哉？不多也”，这回在“孔乙己酒家”门首却不见孔乙己塑像，站了个毡帽短打、长着小牙须的真人装扮的阿Q，怪怪的，但觉得阿Q较之孔乙己似更符合绍兴的特

色，于是与他来个合影，谓之“未成曲调先有情”，这老倌够有趣的，见我上前合影，立即做了个提烟杆翻白眼的痞相。

进店坐定，我让女儿点菜时别忘了臭味相投，她在点了梅干菜烧肉、红鸭白鸡之类的绍兴菜之余点了两款臭味，其一“一块土上人”，其二“蒸三臭”：前者是“毛豆炖臭豆腐”，后者为“臭黄豆臭苋菜秆蒸臭豆腐”，前者毛豆与臭豆腐皆为豆制品，出自一块土地，后者的“三臭”似更值得期待。早听人说，绍兴人嗜臭苋菜秆，臭卤就由臭苋菜秆吊取，那么臭苋菜秆便是“臭之源”，今日能溯得“臭之源”岂不快哉？

未几，满满当一桌菜摆了上来，我先下箸品臭——初为逐臭，继而品臭，臭也需细细品味的呢。哈，蒸臭豆腐比之油炸的更本色、原生态啊，至于臭苋菜秆，一吮一口汁水，异样的鲜美，弃秆子粗纤维而吮汁水，是很妙的吃法，乃知绍兴人嗜臭是有讲究有道理的，并且我感觉得，以臭味来佐酒，酒兴来得更浓也。

扶醉离店，忘乎所以在老街上晃荡，忍不住唱起了京剧《审椅子》段子：“探望女儿去姚庄，几杯老酒落肚肠，脸红耳热心花放，月夜回村乘晚凉，哎，脚步踉跄……”

是时也，老街臭气蒸腾浓郁不散，东一家炸臭豆腐，西一摊臭豆腐炸，生意正酣，一片片店铺和摊点前都排起了购买品尝队伍，整个夜晚变成了“臭夜”。

忆旧·古运河

回忆鸭子滩

| 史敏晶 文 |

上周大舅说鸭子滩那儿最后一批都在拆迁了。至此，南长街一带的原住居民即将全部搬走，运河水弄堂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。

母亲的娘家在南长街后背，沿河的鸭子滩，古称圣塘里。传说当年乾隆皇帝南巡看到此地成群的鸭子肥硕，后便改称“鸭子滩”。母亲说这一带大都姓薛，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薛可达就是外婆家的老邻居。外婆家住在邓星伯的后院，邓家是世代中医，后成为南长医院的旧址，如今的太平洋咖啡店，飘出醇厚的香气。我和母亲闲坐小憩。“王朝先，是街面上的大人家，开木行、丝厂的。再过去就是贺弄了……”母亲的记忆还是清晰的。“穿过贺弄，就是定胜桥了喏。”我边说边扶母亲上了个台阶。“阿？贺弄了？我一点不认识了，老太婆要莫落着了（迷路）。”吱吱嘎嘎的新店铺的装修声，掩盖住了母亲稍有不安的自嘲。

扶着定胜桥的石墩，母亲又笃定了起来：“小毕舅舅窝里就是桥墩下第一家。过桥，往北头巷去，陆伯贤窝里，他爹放个皮匠摊头的。”母亲开始一家一家念叨起来。“来来来，你坐着，拍一张。”母亲很乐意地扶着桥栏拍照合影。母亲常说，出门一里不及家里，或许到了她这个年纪，不太愿意出远门了，更喜欢到熟悉的地方走走，那里留存着她生命里美好的人和事。



有福

插图 戎锋